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漢語言文字研究

第二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 編

漢語言文字研究

第二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語言文字研究. 第二輯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325-8820-6

I. ①漢… II. ①安… III. ①漢語—語言學—研究②
漢字—文字學—研究 IV. ①H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77354 號

漢語言文字研究(第二輯)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e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7.5 插頁 2 字數 323,000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820-6

H · 198 定價：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目 錄

安徽大學所藏戰國竹簡專家鑒定與座談會紀要	(001)
對傳統文字學現代轉型期間有關著作的再認識	黃德寬 (012)
傳統子卜辭校勘舉例	楊軍會 (016)
沫司徒疑簋銘文補釋	周寶宏 (023)
鄧小仲鼎銘文新研	陳榮軍 (034)
利用楚文字校釋《荀子》札記一則	王凱博 (041)
楚簡馬具選釋二則	羅小華 (045)
釋清華簡《繫年》中的“豹”字	侯乃峰 (051)
“王印(仰)天,句(后)而洨(譏)”解	張通海 (055)
談丁佛言的幾方古璽題跋	徐在國 程燕 (059)
西辛戰國銀器銘文補釋	張振謙 (072)
曾公子弃疾斗銘補釋	俞紹宏 (076)
談談《墨子·耕柱篇》的一處句讀	劉剛 (083)
傳抄古文研究(五題)	魏宜輝 (087)
讀嶽麓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札記三則	劉雲 (095)
《說文解字》直訓的“以類限義”探析	田立寶 (100)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蒼頡篇》殘簡拼合十則	張傳官 (109)
隋代墓志疑難字考釋七則	張崇依 (124)
《增廣鐘鼎篆韻》、《集鐘鼎古文韻選》與夏竦之書相關的字形來源討論	劉建民 (131)
釋“四”	劉洪濤 (141)
簡化字字源考釋四則	沙宗元 (150)
乾隆十三年新安民間刊刻《雜字旁通》鑒識	王建軍 (158)
敦煌文獻字詞札記	曾良 (168)

《西遊記》俗語詞考釋四則	陳 敏 (176)
閩語量詞“奇”字探源	時 兵 (185)
漢語方言入聲韻尾演變研究述評	栗華益 (192)
《集韻》新增小韻探源(二)	劉華江 潘 應 (221)
從象似性到任意性：來自古漢字發展的證據	方光柱 (233)
動態分析：漢字研究的科學方法	牛清波 (245)
漢字理論與漢字發展研究的創新與突破	黃繼省 (250)
三維視角的符號學思考	郭 磊 (260)
關於以三維視角指導古文字工具書編纂的一些思考和設想	周 翔 (267)

安徽大學所藏戰國竹簡專家 鑒定與座談會紀要

2015年1月安徽大學入藏一批戰國竹簡，經過安徽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師生的清洗整理，共有1167個編號。竹簡總體狀況良好，字迹清晰。根據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碳14檢測（經樹輪校正），竹簡年代約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間，屬戰國早中期。竹簡內容涉及經學、史學、哲學、文學和語言文字學等領域，具體包括《詩經》、孔子語錄和儒家著作、楚史、楚辭，以及相術等方面的作品，其中多數文獻都沉埋已久，未能流傳於世。這批竹簡的發現，為古代經學史、思想史、楚史、文學史和語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新的寶貴資料。

2016年5月15日安徽大學召開所藏戰國竹簡專家鑒定與座談會，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大學、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錢幣博物館等單位從事古文字、出土文獻、古代史研究的著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與會專家考察并鑒定了安徽大學搶救收藏的這批竹簡的實物和有關材料，中心黃德寬、徐在國教授向專家們介紹了這批竹簡收藏、清理、保護和初步研究的情況，以及李學勤、裘錫圭先生對做好這批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的意見。專家們就竹簡發現的重要意義、重大價值以及如何進一步做好竹簡的保護和研究等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和建議。現將各位專家的發言加以整理並經專家應允予以發表（按會議發言順序），以饗讀者。

李家浩（北京大學、安徽大學教授）

剛看了竹簡實物，又聽了黃德寬教授的介紹，我感覺安大這批竹簡確實太好了。竹簡的情況我此前也大致知道一些，這批簡雖然不是正規發掘所得，但從各方面來看，“是真的”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我沒想到竹簡保存情況這麼好，內容又這麼豐富。就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如上博簡、清華簡等發表過的和還沒發表的戰國簡來看，這

批簡相當不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內容很豐富、學術價值很高。過去出土的簡裏面，關於純文學方面的內容不多，當然上博簡也有幾篇賦。拿《詩經》來看，這次應是出土數量最多而且時代最早的。早先安徽阜陽曾出土漢簡《詩經》，但竹簡很殘碎。這次安大簡《詩經》有 60 多首，不同於毛詩、韓詩、齊詩、魯詩，是我們看到的另一個《詩經》本子，非常了不起。再比如其中楚辭類的內容，北大研究楚辭的學者一直都很關注出土文獻中有没有楚辭的內容，安大簡楚辭材料一公布，在學術界肯定會引起轟動。另外，還有《楚紀》、《荆楚春秋》等也相當重要，過去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從安大簡來看有些可能要重新思考，其價值對於楚史乃至先秦史研究來說，再怎麼高估也不為過。安大簡內容豐富，學術價值高，這是我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安徽大學團隊研究力量在整個古文字學界中是比較強的，在戰國文字資料方面研究成果頗豐。黃先生儘管有行政工作，但學術研究始終處於文字學和古文字學的前沿領域，在戰國文字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發表過許多重要文章。徐在國教授在戰國文字方面成就很高，出版了不少這方面的著作。有他們兩人指導學術團隊，竹簡整理工作的品質就有了很大的保證。

第三點，我要提幾個建議。因為安徽大學團隊的人員主要是教師編制，教學工作量比較重。這麼好的材料要投入整理的話，工作量是相當大的，會涉及很多問題。比如整理《詩經》除了要有古文字學本身這個學科的知識之外，還要有古代文學、文獻學、詩經學史的知識，這就要求研究者投入很大的精力。竹簡消息一公布，因為這是世界性的新材料，只要研究中國文化的人都希望安大儘快將成果公布出來。為了保證他們能順利地公布整理成果，不辜負學術界的期望，我建議是否可以成立一個科研編制的實體中心，根據教育部對重點研究基地的有關規定，科研中心人員的教學工作量可以適當減免，這樣他們就能騰出充足的時間來專門從事安大簡的保護、整理與研究工作，這是最根本的保證。如果校領導能夠給予支援，我們安大中心可以仿照復旦大學的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方法來做。另外，我建議還要組織多學科的綜合研究，除了竹簡整理之外，還要關注竹簡保護工作。清華大學叫作“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利用他們學校的學科優勢，聯合化學系研究竹簡保護問題。目前保護方面的前沿問題如竹簡脫水（有化學和物理兩種方法）、竹木纖維細胞填充物等，都可以利用現有竹簡開展一些綜合性的研究。

吳振武（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會長，吉林大學副校長、教授）

安徽大學收藏的這批竹簡其重要性和重大價值是毋庸置疑的，這裏我主要談幾

點建議：

首先要有一個預案。因為一旦向社會公布了以後，尤其內容重要的時候，它會成為一個熱點。因為這個不是科學發掘品，所以問題就來了，你要經得住媒體的追問，要有一個預案。

因為竹簡屬於重要文物，將來國家文物局是要備案的，國家將會把它列為國家指定善本保護對象，這個工作也是要有的。那後面還有一系列的問題了，比如爭取國家社科重大立項，包括文物保護經費，這些都不是學校自己拿得出錢來做的，有可能需要很長時間的經費支持。既然作為重要文物，就有可能會成為人們來安徽省參觀的亮點，像清華簡，習主席、李總理都到清華看過了。

安徽大學作為竹簡收藏和保護的單位，一定是有優先權的，要積極地謀求合作，要加快。最重要的一點還是人力，我認為要得到安徽省的特殊支持，協同創新給你博士生名額，你完全還可以從安徽省教育部門要名額，只要省長批示了，說這是本省重大文物保護項目，安徽省教育廳就必須要撥名額。因為你們的博士點名額特別少，我知道，人力嚴重不足。

關於出版的預案，一定要吸取清華的教訓。清華印的是很好，可是這本書第一冊出來以後，後面十幾冊都得跟着這本書來做。李克強總理上次參觀時看這本書時是用手壓着的，否則書打不開。洋紙書不能印綫裝書，綫裝書是宣紙，是軟的。我就是說出版社要選擇，從現在能做這類書的出版社中選擇最合適的。今天一公布，社會就知道了。所以要搞好策劃，任務還是蠻重的。實際上，清華當時已經是有經驗可循的了，但他們和別的單位做法就不太一樣，如發布的形式等。我們這裏將來要怎麼做，自己要有一套設想。

陳 偉(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

在看簡的時候，我關注了簡的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文字的寫法，它有很多特點，但是總體上它跟我們看到的楚簡文字的基本路數是一樣的。雖然這個看法可能是有爭議的，但是我覺得還是楚文字風格。另外，我特別注意了簡的契口。很多造假的簡，簡身可以造得很逼真，文字也會特別請人去寫，但是契口造假是很容易被忽視的地方。我看到兩個契口，應該說跟從墓葬裏面出的楚簡的契口是沒有什麼區別的。那個口很小，如果不注意觀察是看不到的。簡的真實性還有編繩作為印證。雖然編繩我們沒有看到，但是據黃德寬教授介紹清洗時發現有編繩的遺存，而這是從墓葬裏面出土的保存狀況比較好的時候才會出現的情況，在做假的簡裏面是基本上看不到

這些的。郭店簡在發表時沒有報導，但是郭店簡在 1999 年，也就是第一次在武大召開郭店簡國際研討會的時候，當時 100 多位專家到荊門去看簡。每支簡有一個單獨的試管，當時還能看到編繩的殘痕在試管裏面漂着。這個在出土的竹簡中，相對來講是比較常見的一種現象。在作偽的簡中是很難看到的。最後一個印證是簡上的文字，有些字、有些內容這是很難製造出來的。鑒於上，這批材料雖然不是發掘品，我感覺這是真實可靠的。

安大簡的價值，可以跟之前的幾批楚簡如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進行比較。郭店簡是發掘品，儒家的內容較多。上博簡的內容，大多是周邊的東西，雖然有《孔子詩論》，但不是《詩經》本身。清華簡當時鑒定用“核心文獻”這個說法，也就是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即儒家文化那部分核心文獻，像《尚書》、《詩經》。清華簡說有《詩經》，目前沒有完全介紹，我猜想是沒有多少篇詩在一起的這種內容。它最突出的是《尚書》。安大這批材料的價值在於有《詩經》等儒家核心文獻，所以說其價值和清華簡是不分伯仲的，一個有《尚書》，一個有《詩經》。再比如楚史文獻，清華簡裏有《楚居》和《繫年》這兩篇。安大簡對楚史研究很重要，我感覺至少是《楚紀》這一篇，它作為未知史料補充的價值要高於清華簡；《荆楚春秋》內容也很重要，這個暫定名我覺得可以考慮改一改，不如就叫《楚春秋》。《繫年》中大部分內容大多見於《左傳》，安大簡有很多關於楚史的新材料，所以，我覺得這二者不分伯仲、不相上下，應該是比較客觀的。作為出土的古代文獻來講，它的定位可以做這樣一種表述。

我還有幾點小的建議：第一個建議就是碳 14 的鑒定要針對有字簡做鑒定。我得知目前的碳 14 鑒定是在無字簡上做的，但是非發掘品裏面有可能拿真簡的空白簡跟偽造的簡混在一起。最後這個事情比較大，我特別注意到目前題名“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其實我覺得叫“楚簡”可能更好。

胡平生（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

這批簡大概在 2012 年年底或者 2013 年初我們就看到過樣品，當時有人就竹簡的真假問題來徵求我的意見，我看了後斬釘截鐵地說“沒有問題，是真的”。剛聽了黃德寬教授他們介紹竹簡內容，我跟家浩老師的意見是一樣的，認為竹簡是真的，一點問題都沒有。因為這次會議具有鑒定的性質，那麼我也表個態：這個簡，說真的是沒有問題的。不僅是真的，而且是極為珍貴的、重要的簡。假簡的情況，我們也碰到過很多次，所以簡的真假問題還是需要慎重地對待。為了安全穩妥起見，碳 14 儘可能地做好、做對。也有學者提到，單憑碳 14 這一項來判定簡的真假是不够嚴謹的。像竹

纖維細胞分解程度、飽水率往往很有用，如清華簡的飽水率是400%，這要造假是不可能的，這必是幾千年的溶解、擠壓、地層的飽水狀態才可能出現的效果。所以，我建議既然要做鑒定，這些方面都應該做一下。

我們知道這批簡最早在香港出現，後來許多高校也都接觸過，最後是安徽大學接下來。我覺得非常好，可以說得其所哉，因為黃德寬老師和徐在國老師他們這個團隊完全有這個能力、有這個實力，他們在古文字學、古文獻學方面的實力是非常雄厚的。而且，安徽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就如剛才家浩老師說的，學校的理科方面也可以在簡牘的保護方面大有作為。我曾經就流失簡的問題發表過一些看法，寫過一篇《論簡帛辨偽與流失簡牘搶救》（《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很多學者表示支持。流失的銅器，國家可以把它們收購回來，像“土山鼎”、“榮仲方鼎”等，一個銅器幾百萬，國博一點不含糊地收回來，那簡牘為什麼不可以收？我覺得竹簡可比銅器重要得多，它保存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料比銅器多得多。這個流失的簡牘的搶救工作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是功德無量的事，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高度的評價。

竹簡的意義，大家剛才也說了。我看到德寬老師展示的材料，很高興、很振奮。楚史的資料史書往往語焉不詳，清華簡中我們已經注意到了很多的材料，像《楚居》，楚國王室王都的遷移，這些東西過去是沒有的，以前也是想都不敢想的。現在安大簡又出了新材料，更是讓人喜出望外，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對楚史的構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剛才聽到他們幾位的發言，覺得非常之好。

比如《詩經》，我曾經很想寫一篇文章探討關於《詩經》早期流傳的問題，我認為它可能跟我們現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樣。但我一直沒寫，因為感到可用的材料還不够。我在研究阜陽漢簡《詩經》時有這樣的想法，古代經典口耳相傳，四家《詩》、阜陽漢簡的《詩》，可能受方言影響很大，記載下來的本子各不相同，所以異文很怪，以今天人的眼光和視角是完全想象不出來的。我們非常期待安大簡《詩經》能早日公布。

至於剛才陳偉先生提到的《楚春秋》，我覺得這個名稱也很好。

我覺得這批簡對於探討簡牘的制度，從材質到編聯、用字都是很重要的。剛才講絲繩有紅色的，簡背有劃線，還有它的長度、寬度等，都是很有意義的討論點。

關於竹簡保護方面，我建議竹簡一定不要急忙脫水，甚至就不要考慮脫水。經驗證明，竹木簡牘脫水效果還不是很理想，主要問題是墨色退化、淡化，不少簡的樣子變得很難看。我曾幾次說到，當年張政烺先生很明確地對我們說過，他認為没有必要做脫水，竹簡脫水能保存300年，不脫水能放150年，可是脫了水，模樣變得很難看，字也看不清了，那還有什麼意思？！

我們與山東省博從去年開始合作，對山博館藏的臨沂銀雀山漢簡進行重新整理，

拍彩照，紅外掃描。這批簡都四十年了，封在玻璃管裏，保存得很好。固然試管中有一點點很少量的殘渣飄浮，但數量并不多，我們重新拍照，設備新，效果也非常好。我覺得，就是這種方法保存竹簡，試管蒸餾水加入防黴變的藥品，效果很好。千萬不能到出現黴菌之後再去搶救，因為黴變的速度非常快。今天看到安大簡的放置保存情況，我認為他們的保護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但還是需要考慮預案的問題，相關的藥物或先買一些預備着。這些事情都要事先謀劃，要考慮好，研究一下各種方法的優劣利弊，要吸取教訓。事實證明，簡牘還是越少驚動越好。

劉 剑(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先談談這個觀感。今天上午非常激動，做古文字的看到這麼好的材料真是按捺不住心跳。震撼，非常的震撼！

我同意陳偉教授的判斷，重要性不差於清華簡，尤其是《楚紀》和《詩經》這兩個部分格外重要。就以《楚紀》來說，300多支簡，如果按每簡30字算的話，那就上萬字。這個可就不得了，一篇談一個國家的歷史有上萬字，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這個材料重要至極，可以說是顛覆性的。以往對楚史很多模糊不清的認識，都得到了解決。當然這個命名的問題啊，我們知道文獻講晉國的史書是乘，楚的是檮杌，魯的是春秋，當然也可以叫“檮杌”這個名兒呢，稍微古了一點，它是專指楚的歷史的，這個倒是很清楚的。《詩經》也是非常重要的，量很大，有60篇，而且涉及國風地域的歸屬、篇序和大量的異文。

這批材料內容非常豐富，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六略來看，有六藝、諸子、詩賦、數術，還有兵書，如果《曹劖之陣》算兵書的話，當然那個可能不一定算兵書，就只差方技這一略沒有，剩下都有。按四部分的話，經史子集是全的。所以我想今後楚史的研究重鎮就在你們這兒了，轉移到這兒，所以這個材料的重要性我想怎麼高估都不為過。

剛剛振武校長也提了，以後肯定會有訪問潮，國家的、省的、市的各個層面的來安徽肯定都是要看這個材料。還有研究計劃，我想要定一個長遠的規劃，比如你一年出一本，做個十年沒問題。

我以為關鍵是要利用這批重要的竹簡帶來更多的資源，對學校來說、對這個學科來說，要認識到這批簡的重要性。剛才家浩老師也談了，就是提議省裏、學校要高度重視，首先要把這個中心、這個所變為一個實體。這個我有切身的感受，我們復旦中心就是一個實體的，人、財獨立。因為只有你獨立了，在有些機遇、場合中你才能爭取到資源。清華也是因為領導重視，先獨立然後順利拿到基地，發展機遇和前景就大不一樣了。另外，很關鍵的一條就是中心人、財獨立，資金的管理問題。接下來申報各

種大型項目，這個對學校、對學科，尤其對年輕人，非常重要。有了這批材料，一是申請項目會非常容易，一是在重要刊物上發文章也會便利很多。項目、資金、評獎、發論文，這些對年輕人的成長太有利了。再就是進人，現在你進人是要通過文學院的。如果單列出來，我們看中的只要能幹活，沒有什麼名頭我也進了。尤其你這內容這麼豐富，你現在涉及多個學科，我們以往的學科是以語言文字學為背景的，你現在需要搞文學史的，搞上古史的，思想史、哲學史都需要進。我覺得還應該進一個搞電腦的，以便利用信息技術開展整理研究工作。所以，我建議加強這個中心的建設，要圍繞這批簡爭取更多的資源，把中心做大做强。然後每年都發布新的一本，召開座談會，清華這些年就是。最後通過媒體報導，提高學科和學校影響力，這個很重要。

陳松長(湖南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教授)

首先談一下參觀時的感覺。我感覺安大這批簡的保護應該說是很到位的、比較專業的。從目前來看，竹簡的保護狀況和硬體條件都還不錯，這很難得。

關於竹簡的後期處理我有個建議：不要脫水。我們在處理嶽麓秦簡時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只能採用了脫水的方法。但後來發現竹簡在脫水的過程當中是有損失的，有一些竹簡變形，還有一些原來很清楚的字脫水之後看不清了。所以在有條件的前提下，輕易不要給這批簡脫水。

從今天黃德寬先生的報告來看，這批竹簡目前的整理工作已經做得很扎實了，幾個方面六大類型，分得很清楚。關於這批竹簡的內容價值，前面諸位學者談到對楚史、儒學、詩經研究的價值都非常高，我完全贊成。

後面兩類如兵書類、術數及其他，可能還要再斟酌。

最後，關於竹簡的檢測，剛才胡老師也說了，建議不只是一個碳 14，碳 14 它確實只是一個指數，最好還做一個對比檢測。這方面武漢大學就可以做。比如竹簡標本，我們選的是西漢竹簡的樣品、嶽麓秦簡的樣品和新竹的樣品來做的對比檢測，其中主要是電子顯微鏡拍攝的竹質的溶解度檢測，這是一個重要的參數。不同樣片的纖維溶解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新竹子的斷面纖維是清清楚楚的，老的竹子裏面的纖維溶解度就像棉花糖一樣，一看就清清楚楚。

陳偉武(中山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教授)

第一點，從這批竹簡價值方面說，就像剛才幾位先生所講的，可以跟清華簡媲美。

那就是裘錫圭先生當年在評價清華簡的時候所說：“怎麼評價都不為過。”就是怎麼估計它的價值都不為過。不論是清華簡還是安大簡，從內容看都是涉及中國先秦學術最核心的部分。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文史哲的內容都全部包括在裏面了。可以預期，隨着未來安大簡的整理公布，它的價值會越來越被世人所瞭解，可以說，這將成為拉動安徽大學文史哲學科一個最好的增長點。2013年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帶着清華簡的整理資料去聯合國總部擺攤展示，我想着未來李書記和德寬兄也應該是有一個這樣的準備。

第二點，就是從研究團隊的配備來講，現在看起來實力很强。從招生和引進人才來看，建議學校和院系還應該多考慮從文史哲多學科來引進人才，招碩士、博士或者博士後這些人才時應該多從這方面導向。

第三點，有一個建議，就是整理中國古代的文獻，儘量集中全國的專家來聯合攻關。這種傳統，西晉時候整理汲冢竹書就是這樣的，過去70年代在老北大紅樓那裏也是集中全國的專家。因為是安大收藏，優先權所有權都是安大，不可能說請很多校外專家參與這邊的整理工作。但我有一個建議，在最後階段出版之前，可以開一個小型的審稿會，不叫審稿會，叫閱稿會也行。讓大家有什麼意見和建議先提一下，不用等書出來大家七嘴八舌來發表意見寫文章。

黃錫全(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錢幣博物館原館長、教授)

首先，我覺得安大的領導對這次會議十分重視。前任和現任書記親自到場主持召開這個會，充分體現了安大對這批材料的高度重視。黃德寬先生在任時對安大開展古文字研究做了不少建設工作，培養了團隊，打下了基礎。現任書記又非常重視這項工作，這是一個好的開端。我們看到了希望，感覺不錯。

第二，召開這次會議，安大是做了充分準備的。材料的初步整理及保護工作都做得比較規範，包括竹簡的拍照。我看到竹簡文字照得很清晰。剛才德寬先生介紹了竹簡的內容，有條有理，大概把大致內容都告訴了大家。可以看出他們前期做了很好的準備工作，非常好。另外，邀請的專家也有代表性。剛才發言的吳校長，現在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會長，親自到場。其他幾位學者在竹簡整理研究方面都很有經驗：如平生兄一輩子都在從事竹簡的鑒定、整理與研究工作；家浩先生既是楚地人，又受聘於安大，出了很多研究楚簡的成果；陳偉先生從湖北過來，他在武大帶領的團隊在開展竹簡整理研究方面的工作做得不錯；來自復旦的劉釗、中大的陳偉武、湖南的陳松長諸位先生在竹簡整理與研究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對於我來講也是一個學習的

機會。

今天諸位談到的有關問題我非常同意，也很贊成。由於時間關係我就不多重複了，下面我想用四句話二十四個字來表達我的意見。

第一句，竹簡真實可靠。通過德寬和在國先生對竹簡的形制、內容、文字特點等方面的研究、介紹，以及諸位專家的討論，再根據我們看到的實物，就跟剛才家浩先生談到的一樣，有些東西接觸多了、研究深了一看就能知道真假。我同意這個觀點，根據竹簡形制、文字特點、所記內容等方面，這批竹簡應該沒有問題。為什麼我要把這個問題首先提出？就是因為大家最關心的就是竹簡的真假。這必須有個交代。通過我們的鑒定和學術討論，要給大家一個明確的答覆，這批竹簡是真實可靠的。

第二句，內容相當重要。剛才德寬先生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了，不僅有經籍類、楚史類，還有一些楚辭類的、兵家類的、數術類的材料，尤其是有關楚史和《詩經》的材料非常重要。清華簡《楚居》出來以後，大家很重視，我也很關注，在楚都方面寫過幾篇文章。這批材料也有有關楚史的內容，我非常驚奇。其中的《楚紀》、《荆楚春秋》內容與清華簡《楚居》相得益彰，所以這批材料對於楚史研究的貢獻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大量的《詩經》異文對於整理研究流傳至今的《詩經》無疑是十分珍貴的材料。所以說這批竹簡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重要，再怎麼估價都不為過。這些大家都談了，我就不多囉嗦了。

第三句，亟待加強整理。安大現有專業人員已經做了不少前期工作，但是我認為還遠遠不夠。要拿出書來，要組織開展學術討論，開展一系列有關活動，還包括對外宣傳，要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有了這批材料，有了專業團隊，經過科學論證，去爭取項目經費我估計問題不大。但關鍵要有人去做，有錢沒人，或者沒有專門的時間從事整理研究，要想拿出反映安大學術水準的成果就相當困難。清華簡整理出來後一般挑不出多少毛病，反映了整理者的學術水準。我們希望安大整理出來的楚簡成果，拿出來棒棒的。黃校長、在國、程燕、劉剛等，還有歷史系的比如劉信芳等先生，他們的學術水準都很高，但有關人員還是較少，時間也有限。只要有了人員，有了機構，就好辦事了。竹簡整理工作不能拖，希望安大的領導應該趕緊採取一些措施加強工作，加快速度。相信校領導一定會有辦法。

第四句，保護利用國寶。首先我認為這批楚簡應該定性為國寶級文物，不是什麼一級、二級文物，要加強保護和利用。大家都知道，國家領導非常重視，最近李克強總理親自到清華大學看竹簡，談得那麼細緻。習總書記前不久到達安徽，對高校工作很重視。如何保護利用這批竹簡，首先需要有保護措施及專人管理，要有專業人員、專門時間從事整理研究，給學術界提供研究利用素材。做《詩經》的、做文學的、做楚史

的，一定會感興趣。這批材料涉及範圍較廣，價值不容低估，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一定會發揮其重要作用。

這二十四個字，就是我到會的體會。我相信，“安大楚簡”將成為安大的名片，這很響亮。安徽是研究楚文化的重地，楚文化涉及的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這幾地的高校都在不斷開展有關工作。湖北有武大，湖南有嶽麓書院，河南大學也有專門研究人才。這麼重要的楚簡有幸入藏安大，相信一定會得到應有的重視、保護與利用，我也相信“安大楚簡”一定會享譽海內外。

李修松(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教授)

首先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到安徽，到安大來參加這個座談會。我作為研究先秦史的一名學者，同時也是作為長期分管文物工作的工作者，對這批簡的發現，尤其是得到安大學者的及時搶救和整理，感到十分高興。

從研究歷史的角度看，這批簡的發現對研究楚史的意義十分重大。我們現在研究楚史必要可信的史學記載主要是《楚世家》，其他的就是要靠一些考古發現和一些零星的記載。但是我們知道經過秦火之後，很多文獻都被燒掉了。估計司馬氏父子對於系統的楚資料看到的很有限，所以《楚紀》和這批材料中的《荆楚春秋》對於研究楚史的意義都是十分重大的。《楚世家》由於當時資料的限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有很多的遺漏，比如陸終之後到鬻熊之前，基本上都是空白。重黎，《楚世家》都只記錄一個人，但有的文獻又記錄是兩個人，《楚紀》的出現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楚紀》可以對《楚世家》中的一些記載進行糾正、補充，因此《楚紀》的發現是對楚史的研究上文字上最重要的發現。從簡的製作上看，形制整齊劃一，文字工整美觀，《楚紀》應該是當時的官修史書，它的可信性更大。而且從楚的起源一直記到戰國初期，內容十分系統豐富，300多支簡，字數超過一萬字，從上古時期的世家來講，文字量也算是多的。所以它不僅系統完整，而且對楚史有重要的補充、正史和糾錯的作用，對我們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同時，《荆楚春秋》也記載、補充、糾正了楚國的一系列重大的事件。

整批簡從碳 14 測定到簡的內容等各方面綜合分析來說，毫無疑問是真的，那它是名副其實的無價之寶。從時代上看，它早於上博簡和清華簡。從內容上看，內容豐富，資料涉及很多方面，像楚辭類、兵家類等，具有修正謬誤、啓發新的研究發現等一系列的重大價值。所以我認為，安徽大學既搶救整理了這一批珍貴的楚簡文物，是對國家的重大貢獻，又是對我省文物保護和學術資料積累的重要貢獻，而且從初期的保護整理上來說，做得很規範到位。實際上，這個過程也是對安徽省文物保護的一個促

進和提升。

大家知道，我們之前發現的阜陽漢簡，有很多的遺憾，這都是歷史教訓，然而這次的發現和保護非常規範和到位。我省文物系統將予以高度重視，儘快將其納入珍貴文物的管理，在促進可移動的文物的鑒定、整理、保護、收藏、展示、研究、利用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而且積極向國家申報重大項目，納入到國家重大文物的保護系統當中去，建議向省政府正式報告，納入到安徽省文物管理的系統當中去，文物系統會予以協作、支援和幫助。這是第一個建議。第二是積極地協助安徽大學向國家申報重大科研項目，尤其是向國家文物局。希望安大對此簡的搶救、鑒定、保護、利用方面更加規範、精準、科學、有效，為研究多做貢獻，需要有專人每天檢查簡的情況。另外我們要采用新材料保護的手段，防止把外界的細菌、黴菌帶入到簡中。

李仁群（安徽大學黨委書記）

在此我想講三句話。

第一句話是我感謝各位先生和修松主席給我們做的非常全面深入的指導，我深受鼓舞和感動。各位先生長期以來對於我們學科乃至對於我們安大都給予了多方面的關心和支持，基於這兩點我一并向諸位先生表示感謝！

第二句話，按照各位先生給我們的指導意見和主管部門的要求，學校會認真真地製定好方案。從學校的角度來說我們還是要以文化的、學術的乃至歷史的擔當精神把這件事做好。無論從前期的收藏還是到初步的清理整理，以及長遠的保護和充分利用，這個對安大來說也是一個珍貴的難得的機遇。我想學校將會把這樣的想法貫徹到以後的長期工作中去。

第三句話，既然這批材料是一份國寶，咱們就把它按照國寶來對待。從學校的角度來說，一定會組織全面的力量，全力以赴地按照專家們的指導意見來做好工作，同時也誠摯地邀請各位先生和整個學術界甚至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包括新聞界的朋友，共用這份珍寶，把這份珍寶研究好、利用好，當然前提還是要保護好。同時，安大簡給安大帶來一個新的、非常重要的發展機遇和重大的任務。我們現在講科技創新較多，總書記這次來合肥主體講科技創新，但同時也講到文化創新問題，我們也可以把安大簡的整理研究工作放到文化創新層面上來落實。

對傳統文字學現代轉型期間 有關著作的再認識

——《金石古文字學術典籍叢刊·文字學類編》序^①

黃德寬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在中國人文學科領域，文字學不僅占有重要的基礎性地位，而且淵源久遠，學科積澱極其深厚。傳統文字學萌芽於周秦，形成於兩漢。秦漢時期，先秦古文字逐漸退出日常使用領域，漢字形體發生了古今轉變，隸書成為通行字體。文字體制的變化、整理先秦經典的需要和經學的興起，促進文字訓詁之學在兩漢時期快速發展，產生了許慎《說文解字》這部劃時代的偉大文字學著作。

兩漢之後，中國文字學沿着許慎和《說文》開闢的路徑持續發展，歷代字書的編纂代表了傳統文字學的進步和成就。對《說文》的研究和注釋，南唐徐鉉、徐鍇卓有貢獻，有清一代更出現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諸名家，《說文》學遂成為傳統文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此外，古文的傳承和金石文字的整理研究，在傳統文字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雖然傳統文字學在經典文本訓釋、字書編纂、《說文》研究和金石古文字整理等領域取得了很多成績，但是，文字學一直未能擺脫附庸經學的地位。從晚清開始，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傳統文字學才開啟現代轉型的歷程。到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字學已逐步發展成為一門既具有中華傳統學術特色，又具有現代人文科學特質的獨立學科。

^① 《金石古文字學術典籍叢刊》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編纂出版，收錄晚清、民國期間出版的流傳不廣的有關古文字、文字學著作，本文是作者為叢書“文字學類編”所撰寫的序言。